

# 这个特工



## 长篇小说

他们，不一定都得身怀绝技，不一定都得冷血残忍，也不一定都得杀人，但他们却执行着比暗杀窃密更为重要的任务；

在2010年全世界最热闹的上海，一场关系到各国军事实力提升、世界安全稳定，并纠缠着亲情、友情、爱情的拯救行动，正在秘密展开……

林海豚/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这个特工

大结局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个特工不冷血 / 林海豚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104-1699-6

I. ①这…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7903 号

**这个特工不冷血**

---

作 者: 林海豚

责任编辑: 连 慧

封面设计: 吴慈仁

版式设计: 袁玉娟

责任印制: 李一鸣 秦光中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 × 1020 1/16

字数: 270 千字 印张: 17

版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699-6

定价: 32.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 录

### 上 篇 责任始自梦中 绝地边缘非常研究

- 1 东方邂逅 (概念女孩 老人 精神 读精神)/001
- 2 非常任务 (楼兰城下 神秘征用)/010
- 3 东方邂逅 (互相需要 分工合作 精神的温度)/015
- 4 非常任务 (ISM 总部 特殊材料研究组织)/024
- 5 东方邂逅 (白天的我 接到私侦任务)/028
- 6 解救 (接受使命 准备进入角色)/038
- 7 东方邂逅 (古姐的猜测 关于概念女孩 杨槐)/044
- 8 解救 (关于胡博士一家 进驻沙漠孤舟)/052
- 9 东方邂逅 (我的准初恋 关于老人 吃精神的海蜇)/058
- 10 解救 (孤舟被劫 胡博士消失)/071
- 11 东方邂逅 (古姐背上的十字架 1)/076
- 12 解救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做好长期作战的打算)/083
- 13 东方邂逅 (古姐背上的十字架 2)/089
- 14 解救 (新增人质 胡依依卷入)/096
- 15 东方邂逅 (噩梦的幻想 卷发女士和她的孩子 刚刚开始)/102
- 16 解救 (隐形人 重返实验室)/111

- 17 **东方邂逅** (可怜母子 成为侦探舅舅)/117
- 18 **解救** (从长计议 秘赴上海)/126
- 19 **东方邂逅** (望归山顶的幻想 哲人的海蜃)/130
- 20 **解救** (进驻上海 转换角色)/137
- 21 **东方邂逅** (接到C部任务 找到精神)/144
- 22 **解救** (三年后 被跟踪)/162
- 23 **东方邂逅** (再遇杨菲 吸血鬼的来历 童童的预言 精神之门打开)/167
- 24 **解救** (再遇跟踪者)/186
- 25 **东方邂逅** (私家侦探成临时保姆 和杨菲的第一次合作 读出精神)/190
- 26 **解救** (跟踪者的道歉 重回沙漠孤舟)/205

## **下篇 海藤先生电报小姐 静水深渊的世界**

- 27 **关于真正的 EST**/214
- 28 **望归山顶的巧合** /221
- 29 **古姐的神秘任务** /226
- 30 **求证** /233
- 31 **梦二十二** (新任务)/238
- 32 **田将军的身世** /240
- 33 **考古学家归来和隐形原理** /244
- 34 **梦二十三** (最后道别)/248
- 35 **引蛇出洞 最后营救** /249
- 36 **未完待续** /265

# 上篇 责任始自梦中 绝地边缘非常研究

## 1 东方邂逅

(概念女孩 老人 精神 读精神)

2010年。夏初。

上海。

东方明珠电视塔。

两百六十三米高的观光厅外，下着初夏特有的淅沥小雨。天空雾蒙蒙灰扑扑一片，就像年久失修没人照看的已落满灰尘的印象画作的背景。

这样糟糕的天气，很少有人愿意花钱跑来这里观光，即使在这人潮拥挤的世博会期间。很少有人，但总归有，只是少数。

世上总存在一些另类活法的人，比如说我。这样说，并非自我炫耀我有多么与众不同多么另类多么清高。我喜欢这样的时刻来这里，只因为我喜欢这样置身在蒙眬眬的空中，不必分清东南西北，也不必分清江左江右。只知道自己离地八百六十二英尺。当然，今天来这里，还另有他因。

其实，另类活法的并非仅我一人。这天，从电梯出来，在观光厅绕了一圈，除了我，还有一个小旅行团。十来个花白头发的老人，一位长着娃娃脸的导游。老人们眯住眼望向窗外，可此时的窗外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真正高兴这个时候来这里的，恐怕就只有我和她了。



她，修长的身材，一米七左右。上着浅蓝色短风衣，下着有点退色的蓝色牛仔裤。脚穿灰黑色旅游鞋。左肩挂一个灰色挎包。笔挺挺地站在观光玻璃前。头发直直地从两侧、脑后直垂下来，盖住了耳朵。

她一动不动，似一件行为艺术品，很专注地望着窗外远处灰蒙蒙的一片。

很少见有像她这样望法的人。常人，一般都会注意脚下的黄浦江或者江对岸的外滩。谁会注意那很远很远的远方呢？那里什么也没有。可她现在就是这样望着什么也没有的远方！

从侧面看去（也只能从侧面去看，我不可能跑到她前面去看），她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但不是那种走在路上擦肩而过后还会让行人回过头来撞上汽车屁股的那一类型。给我的直觉（仅仅是直觉），她是一个孤独的女孩。就像一棵孤独的水仙开在密林深处，从没被人碰过。

几分钟后，那群老人嘀嘀咕咕快快不快地离去。

偌大一个观光厅里，除了几位正缩在椅子上打盹儿的卖纪念品的工作人员，就只剩下我和她。

她还那样静静地站在那里，那样望着蒙眬的尽头。那样执著，好像想从那蒙眬的尽头里找寻到什么。

从她站立的位置判断，她望着的那里应该是大陆的西北方——茫茫戈壁滩。

十分钟后，女孩终于动了动。轻轻缩了一下肩膀，然后转身朝电梯口走去。

从我身边走过时，她没有看我。好像连想看我一眼的意识都没有。我的世界与她无关！

我跟着她走进电梯。

我并非那种见到漂亮女孩子就流出哈喇子并像花痴一样追着想多看几眼的人。只是今天就只剩下我和她两位，我不想麻烦电梯服务员为我们两个人开两次电梯。何况我也该下去了。当然，同样另有他因。暂且不提。她的世界与我有关！

电梯里就我、她、电梯服务员三个人。我们三个人成正三角形站立。她站在最里面，左手紧紧拽住挎包带，眼睛直直盯着电梯门缝。表情严肃得好像那

门缝里正藏着某个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命题似的。

电梯服务员则面带微笑,用双语给我们轮流说了一遍欢迎参观并希望下次再来之类的话,刚说完“See you next time(欢迎下次再来)”,电梯稳稳停住。

电梯门打开,女孩径直朝大厅出口走去。出了大厅,在二号地铁入口附近进了公共厕所。

我在离公共厕所二十米外的一棵老槐树下掏出小笔记本,记下 09:40 进电视塔观光厅。10:10 出来。10:15 进二号地铁入口旁的公共厕所。

八分钟过后,女孩还没有出来。

我找到附近一位女志愿者,给她晃了一眼我的工作证。一分钟后,女志愿者从厕所出来告诉我,厕所里没有我所描述的那位女孩。

“厕所有后门吗?”我问。

“有个小门。”她回答。

难道女孩发现被跟踪了?

不可能。

那何必走后门?

目标丢失,我只好坐上二号线返回蓝天小区。在蓝天小区前的停车棚里,找到那辆半新不旧的小宝马摩托,驶回住所(一年前就从集体宿舍搬了出来,不太钟情集体生活)。

回到住所,喝下两罐冰镇啤酒。除了冰凉透骨,一点儿感觉也没上来。打开电视,正在播整点新闻,里面是欣欣向荣的世博画面。关掉。另外一个世界他们永远不知道。当然,这并不是说画面上的就不是真实。就像静水深流一样,表面上的静水也是真实的静水。但我不属于静水,我已经沉到了底层。

仰面躺在床上,天花板上那个像古姐的裸体一样的水渍还在那里若隐若现。看着这个裸体样的水渍,想起那个从厕所后门逃走的女孩。她可能也与我一样,沉到了静水的底层。或许比我沉得还要深,还要远。她是孤独的。

同样,在这里,我也一样孤单。

## 梦开始

突然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都会重复做同样的一个梦。一个恐怖但不害怕的梦。



梦里全是雪白雪白的头骨。各式各样但又大同小异的头骨。

每颗头骨顶上都悬浮着一个乳白色的光晕。有的光晕大,有的光晕小,有的还在微微颤抖。

头骨只有大小之分,没有性别年龄之别。它们以等间距整齐地蹲在一排架子上,架子以同等间距整齐地立在一个石洞里。

这个石洞悬浮在浅海底,它的颜色比周围海水的颜色深很多。

石洞里没有灯,但里面却像四月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明亮。

也记不起来具体从哪天开始,就一直做这个奇怪的梦。有时在洞里,有时在洞外。

梦见在洞外的時候,則是蒙眈眈一片,看不见洞门,甚至是否就是里面存放着头骨的那个洞都辨不清楚。但肯定是那个洞无疑,梦里的我心里知道。

梦里的我,不是一个人,而只是空间里的某个点,具有视觉功能的某个点。  
奇怪的梦!

难道是谁在想用这个梦向我传达什么不成?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不过,习惯就好。在 EST 待过四年,除了智慧上的进步,脾性方面最大的进步就是学会了如何与莫名其妙为伍。

### 关于 EST

EST,是这样一个地方——

A:大爷,您知道 EST 吗?

B:不知道。

A:大娘,您知道 EST 吗?

B:不晓得。

A:同学(大学男生),你知道 EST 吗?

B:知道。

A:那你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B:一所军事性质类院校。

A:同学(大学女生),知道 EST 吗?

B:听说过。

A: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吗?

B:可能是搞太空研究的吧,不是有一个S吗,space(太空)。

A:同学(中学女生),知道EST吗?

B:嗯。

A: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吗?

B:是研究外星人的学校呗,EST,即 celestial(外太空的)。

A:同学(中学男生),听说过EST吗?

B:知道,我还想去那里呢。

A:那你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B:是太空战士学校!

所谓的EST,便是这个样子。具体后述。

### 梦一(概念女孩)

今天,石洞里多了一个年轻女孩。赤着脚。留着齐肩短发,穿着一身海蓝色潜水服样的衣服,显出婀娜多姿的苗条身材。脸庞却怎么也说不清楚。

是“说”不清楚,不是“看”不清楚。没有写错。

她脸上好像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海水,但这并不影响看清她的嘴巴、鼻子、眼睛。甚至连眉毛都能一根根数出来。可是要用语言把它们描述给第三者,我又深感无能为力。

后来,看得久了,慢慢地,我总算明白过来。原来,那鼻子是概念性的鼻子,嘴巴是概念性的嘴巴,眼睛也是概念性的眼睛。总之,那是一张概念性的脸庞。想用概念性的语言来描述另一种概念性的对象,那肯定是无能为力的。

于是,我给她取名叫概念女孩。

概念女孩站在摆放头骨的架子前,双目紧闭,右手放在头骨顶上。头骨顶上那些乳白色的光晕,便像小幽灵一样在她的手指间不停地游来穿梭。

几分钟后,再换上另一颗头骨。



概念女孩就这样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脸上始终挂着概念性的表情。

我作为一个点，既没有拉近，也没有退后，更没有转换角度，就那样以始终如一的视角注视着她。

接连几个晚上，同样的梦，同样的洞，同样的概念女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不同的只是女孩站立的位置和她手心下被换上的不一样的头骨。

一周后，洞内所有的头骨都被概念女孩“抚摸”完毕。

接下去一个晚上没有做梦，什么也没做。入睡后至醒来的那一段时间，就像从我的时间长链中突然断节消失一样，咔嚓，醒来，已是大天亮。

### 梦二(老人)

第二天晚上，我又重回洞里。

洞里的架子上还是放着同样的头骨。可概念女孩不见了。

出场的是另一位身着白色大褂，面色端庄的慈祥老人。

老人是具体的，有具体的眼睛，具体的鼻子，具体的嘴巴。额上皱纹也具体得条条可数。

老人闭着眼睛，重复着概念女孩的动作。只是每次抚摸头骨的时间比概念女孩要少很多。

只两个晚上，老者便完成了概念女孩一周的活儿。

接下来的那个晚上，又是一个流失在时间长河里的七个小时。

我开始惧怕这样的丢失。本来是属于自己生命中的一个组成环节，但在完全没有自己参与的情况下，自己的意识里没有留下一丁点儿痕迹的情况下，“哗”的一声，瞬间就过去了。可实际上过去的却是整整七个小时。

其实，这无异于缩短生命。与其这样一点儿意识都没有地熟睡，我更愿意做梦。纵使有时在梦里还会不幸身亡凄惨死去，但那毕竟是在我置身其中的前提下发生的。我在我的时间里面。

不过，幸好丢失的仅是一个晚上。那个丢失的晚上之后的下一个晚上，我又重回梦里。

### 梦三(精神)

这次，我在洞外。

只见无数巨大的蝌蚪样的幽灵，在围着洞顶打转，就像洞里那些小幽灵围着头骨顶打转一样。

我正看得出神，突然，一只短尾巴海豚快速从墨黑的远方游来，仿佛离舱的鱼雷一般，屁股后面还拖着一串长长的水泡。

这只短尾巴海豚毫不停留地直接穿过洞壁，钻进石洞。原来，这是一只可以遁形的短尾巴海豚。

不知多长时间后，短尾巴海豚又径直穿过洞壁游了出来。

这里的“不知多长时间”，确实是不知多长时间，并非故弄玄虚。梦里的时间不能用现实中的时间感觉来衡量，有时在梦里只发生一两个小时的故事，可在现实中却整整过去了一个晚上。而有时在梦里演绎了一段跨世纪的恋情，在现实中却只仅仅过去半个小时。闲话休提。

短尾巴海豚穿过洞壁出来后，快速游向模糊的远方。

不久之后，它又游回来。这次，它的头顶上多了一个白色的东西。速度也慢下许多，似乎很吃力的样子。待游近后，才看清那是一颗头骨。一颗在海底沉睡了很长时间的头骨，顶上都生出了许多头发样的海苔。

短尾巴海豚用头尖顶着这颗头骨，再次直接穿过洞壁进入洞里。头骨进入洞壁的瞬间，洞壁就像湖水被投入了一颗小石子一样，漾开圈圈涟漪。

少顷，短尾巴海豚再次破壁而出。头上没有了那颗头骨。它这次彻底消失在海水里，再没回来。

我，作为一个点，游到洞边，也像刚才那只短尾巴海豚一样，破壁而入进到洞里。

老人不在，只有概念女孩在重复上次同样的动作。

我悬在概念女孩左侧与她同高的位置。

“你好！”我打招呼说。作为一个点，我开口说话。

“你好。”概念女孩一动未动地回答。声音就像闹钟报时一样，没有感情。

“你这是在做什么？”我道出我的疑问。

“读精神。”依旧不包含任何感情因素的声音。

“读精神？”

“是的。就像你现在在读梦。”

“我现在在读梦？”



“是的，你在读梦。”

是的，没错，我是在读梦。可早上睁开眼醒来之后，晚上的梦一点也记不起来。这样说也许不确切，因为白天的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去回忆晚上的梦。这些梦都被白天眼前所看到的活生生的现实压在了记忆的最底层，怎么也逃不出来。但晚上一躺在床上，一闭上眼睛，那些梦则轻轻松松毫不费力地从记忆的最底层浮现出来，就像必然要从水底浮出水面的小水泡一样轻而易举。

“这些头骨上怎么会有乳白色光晕？”我接着问概念女孩，“它们是什么？”

“死者的精神。”

“死者的精神？”我本想摸一下后脑勺，可马上意识到，我只是一个点，没有手，“能否解释一下？”

“也就是死者的灵魂。”

“那为什么不直接称它为灵魂？这样岂不更容易理解？”

“灵魂是一种纯粹的非物质的存在，”概念女孩依旧用充满事务性的语素回答，“而精神则包含有物质的东西，比方说肉体。”

“难道那光晕里面还包含有肉体？”我看着那些竟包含有肉体的精神惊讶地问。

“是的。”

算了算了！不记得哪位作家这样说过，正经思考不正经的事情，纯属徒劳。

“那为什么有的精神大且厚实，有的小又虚淡呢？”我先接受概念女孩的解释，继续问。

“那些精神并不是自己存在着，而是因为生者的原因。”概念女孩说完停住，没有继续往下说的迹象。

“能否再解释一下，不太明白。”我说。

“就像神的存在一样，”概念女孩不假思索地回答，“神并不是自己存在，而是因为有人相信它。如果没有人相信，神就消失了。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地方有神，有的地方没有神，有的地方是这样的神，而有的地方是那样的神。归根结底，神存在于人的信仰中。人的信仰的有无和信仰的不同，决定了神的有无和神的不同。如果信仰泯灭，神也就消失。”概念女孩说完又停住。

“也就是说，”我套用概念女孩的公式，“死者头骨上的精神之所以存在，也正是因为有人信仰它的原因？”

“是的。但不是信仰，是思念。”概念女孩纠正说。语音里全是事务性语素，既没有因为我的终于开窍而包含赞扬，也没有因为我的反应迟钝而表示不满。

望着头骨顶上的那些精神，我想，某一天，当我也成为白骨一堆的时候，我的头骨顶上，是否也有那样的精神呢？

就这样想着，一个晚上过去。

#### 梦四(读精神)

第二天晚上，一闭上眼，我就开始慢慢变小，慢慢变小……最后浓缩成一个点。这个点穿过窗户，升到空中。越过上海上空，来到海边。钻进海水，穿过洞壁，进到洞里，来到概念女孩身边。

概念女孩还是如昨日一样，右手放在头骨顶上，那些精神在她的手指间不停地穿梭游动。

概念女孩又在读精神，如同我又在读梦。

“你好！”我向概念女孩打招呼说。

“你好！”概念女孩回答。语气并没有因为我们昨天的相识而变化。

“你又在读精神？”

“是的。”

“脑子不怎么好使，理解不了读精神到底怎么回事。”

概念女孩没有回应。

“我这样问，你肯定也不知如何回答，”我想了一下说，“我现在也不知怎样来确切表达我的疑问，就像我搞不清楚我也在读梦一样。我连读梦这点都还没有弄清楚，而你又在我还没有弄清楚的梦里读精神，所以，我现在无法准确表达出我到底想要问的那个东西。”

概念女孩还是没有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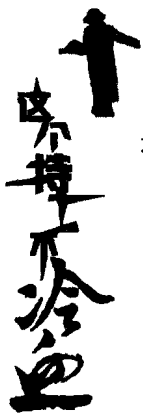
难道，是因为我这段话是陈述而不是疑问的原因？

“不要把问题弄太复杂，”几分钟后，概念女孩终于开口，不疾不缓地说，“你在读梦，而我在你的梦里读精神，就这么简单。”

“哦，这么问可能容易理解一点，”我想到说，“你读精神的目的是什么？”

“不知道。”概念女孩很干脆地回答。

我有些失望。难道她刚才一直沉默无回应的原因，竟是因为自己也不知



道到底在干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些？”我接着问。

“爷爷的吩咐。”

“爷爷？”我边问边转了一圈，洞里没有爷爷，“他在哪里？”

“在睡觉。”

“在哪里睡觉？”

“你的梦里。”

她的回答好像有点答非所问。我直接跳过“在我梦里的什么地方”，继续问：“那我怎么找到他？”

“你找不到。”概念女孩依旧不疾不缓地说。

“不是在我梦里吗，”我越来越迷糊了，“怎么又找不到？”

“你在睡觉，爷爷在你梦里睡觉，所以爷爷在你的梦里是空白，你找不到他。等爷爷醒来后，他自然会现身出来。”

“哦，”我用好像已经听懂了的语气接着问，“那爷爷什么时候醒来？”

“不知道。可能一秒钟之后，也可能一天之后。”

“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边城》里最后一句）”幸亏她没有这么说。

可是，直到我醒来，爷爷也一直没有醒来。我盯着概念女孩读精神又整整一个晚上。

## 2 非常任务

（楼兰城下 神秘征用）

2007年。夏初。

广阔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美丽传奇的楼兰古城。

风起，细沙像被风托起的一朵朵绸缎，随风而舞，婀娜多姿。有些不幸撞

向残存的古墙壁，瞬间支离破碎，散落下来，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

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了无人烟的荒凉戈壁滩，在一千多个轮回之前，竟是人声鼎沸的繁荣古城。时间，太让人不寒而栗。同样，空间，也是如此——

楼兰城下十米，一个直径八十多米、中心高度十米左右、扁圆形钢筋混凝土构造的实验室里，四十多名白大褂正在奇形怪状的实验设备间来往穿梭。

两名荷枪实弹的特种兵，守在实验室东面唯一的入口。那也是实验室唯一的出口。

一条钢丝网路，从空中横穿整个实验室。

一位面色沉重、戴着少将军衔的长官，和一名戴着金丝眼镜的白大褂老者，并排站在钢丝网路的中央。

将军五十多岁，高个头，不胖偏瘦。锥子形脸廓如刀削般棱角分明。目光敏锐犀利，一对眉毛又粗又浓，眉梢向两边微微翘起。掺杂着几丝花白颜色的头发倔强地向后躺着。

白大褂则显得文质彬彬，一副学者模样。

“将军，实验必须终止吗？”白大褂略微抬起头，看着将军，心痛地问。

将军比白大褂高出一拳左右。

“必须终止！”将军望着脚下忙碌的白大褂们，神情坚定地回答，“你们尽快把数据压缩保存在一张加密硬盘上，然后，把所有只要有过机密数据操作的电脑硬盘，全部销毁！”

说完，将军转过头，看着白大褂，深感遗憾地叹口气：“很抱歉，胡博士，不得不这样！”

“可是，”白大褂力争道，“一周之后，整个研究就可完全结束，现在实验一旦中断，以后再重启，花费大量时间不说，整个计划都可能要重头再来。”

“没有选择，必须这样！”将军压低声音说道，“您应该知道情况的严重性！”

“我知道，我也理解，只是……”白大褂不知怎样说下去，只得无奈地喟叹一声，然后，偏过头，望着脚下的实验室。

“对于这个决定，我也很痛心，但直到查出那个卧底之前，我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实验。否则，数据一旦落入他们之手，后果不堪设想，甚至整个社会都将为之混乱！”



“这个问题，也许超出我该问的范畴，”白大褂回过头看着将军，“但我还是想知道，到底现在进展如何？”

“还没有查出任何可以判定的线索，”将军摇摇头回答，“他隐藏得太深，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推断，只能确定此人衔职不低，至少与你我同级。”

“好吧……”听完将军的回答，白大褂知道已经没有选择，略微犹豫之后，低下头轻叹道，“既然如此，也只能这样了。”

“我们必须于19号之前完成，只剩下三天时间，希望您抓紧！”说完，将军微微凑到白大褂耳旁，低声耳语道：“那件成品怎么样了？”

“19号之前可以完成。”白大褂同样低声回答。

“辛苦了！”说完，将军直起身子，紧紧握了一下白大褂的手，似乎很满意的样子。然后匆匆转身离去。

18号晚上9点10分，实验室里的白大褂们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全部数据通过局域网传送到胡博士的电脑里，由胡博士整理分类，压缩存储在一张移动硬盘上。然后再把其余只要有过机密数据操作的电脑硬盘全都拆下来，塞进压碎机。所有带文字的图纸也都被送进碎纸机。

胡博士十分谨慎，小心翼翼地整理着这些数据。这可是他们四十多名研究人员三年来的全部心血，不能出一点差错。而且这也是现在唯一的记录。一旦弄错或者丢失，将是万劫不复。

在把数据剪切到移动硬盘上，显示数据粘贴完成的时间还有五分钟时，趁没人注意，胡博士俯身打开电脑桌下的那个绿色小保密柜。

保密柜里空空如也。胡博士却伸手进去，十指呈空心紧握状，仿佛在抓着某个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然后迅速收回手，塞进上身里面衣服的口袋。

口袋随之鼓了起来。胡博士轻轻拍了拍鼓起的地方，再次确认没被人看见，然后关上保密柜。这时，他脸上流露出一种似欣慰非欣慰、似遗憾非遗憾的不可名状的表情。

屏幕上显示剩余时间还有4分39秒。马上变成4分38秒。

靠着椅背，微微抬起头，右手放在口袋鼓起的地方，胡博士轻轻嘘了口气。这时，他不禁回想起三年前那永远也无法忘怀的一幕幕。